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卷之二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攷

延平受學於豫章。豫章受學於龜山。龜山受學於河南。推其原流遠有端緒。朱子以遺命稟學於建安三先生。自云於道未有所得。及見延平。盡棄異學。純一不雜矣。自癸酉至壬午。十年之間。摳衣負笈。寓止西林。踄動輒數月。雖求中未發之旨。一間未達。而入道之次第。得於指授者。最眞。李之晚年所見益親。所造益粹。光大師門之業。直軼豫章龜山而上之。而

其本原不可沒也。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篇。

年譜。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繇是專精致誠。剖微窮幽。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炘按年譜并不取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之說。直截了當。以二十四歲爲斷。可以息羣喙矣。然與荅江元適書所謂十餘年者。終嫌不合。

又年譜。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

於釋老之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眇。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至今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某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以上皆延平闢釋氏之說。竑按日復一日。聖賢言語。漸漸有味。釋氏之說。漸漸破綻者。卽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也。朱

子一生屛黜異端干城吾道實自見延平始且始於初見之一二年故延平荅問所載自丁丑至癸未無專辨釋氏之書葢朱子癸酉甲戌之間已瞭然於儒釋之辨而無所惑矣又延平行狀云異端之學無所入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葢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非朱子得力於延平者深烏能爲是言哉

大學或問云間獨惟念昔聞延平李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胷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余大雅錄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從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

黃義剛錄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

葉賀孫錄某初爲學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後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延平行狀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佀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

李閎祖錄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以上皆延平格物致知讀書窮理之說。竊按朱子大學格致補傳一宗程子。或問中備論呂謝楊尹諸說。以爲雖有一二之合。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而獨毆以延平之敎以爲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非他說所能及。惟嘗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然則朱子格致之功。其得於延平者深矣

庚辰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壬午書云來喻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物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此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禽獸之體亦如此唯此理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

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襍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而仁一以毌之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義葢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又問云某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豪欠賸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批云有有血氣

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句斷批云以上大槩得之他日更要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惟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批出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

差別雖械殊襍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耑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氐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矣

以上皆延平理一分殊之說析按延平爲龜山嫡傳龜山之

論西銘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書西銘解義後特引此以爲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年高德盛所見益精龜山始荅伊川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觀延平與朱子荅問皆引龜山之語而推闡之然則朱子於西銘理一分殊之旨其得於師訓者多矣

壬午書云封事熟讀數過大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大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明道語云道在於脩己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亦可早發去爲佳

炘按此壬午擬上封事先寄質於延平而延平之荅書也

癸未書云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義

又七月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義利不分故人

只趨利而不顧義故主勢孤。

炘按癸未冬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此未奏事前之書也。

年譜先生將趨君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謂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炘按年譜所云。亦未甚的確。癸未入對之三劄。即申言壬午封事之意。非用延平秋間之書。然壬午封事。亦必平日素講論於師門者。行狀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故延平再三稱善。及癸未將入對。以書求教。而延平所荅李無以易乎

年前封事之意。朱子於是益暢其說。然則朱子之得力延平。非僅身心性命之學也。

丁丑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翫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

戊寅書云。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益。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

己卯書云。今學者之患。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庚辰書云。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以上皆延平涵養用力默坐澄心期於灑然冰解凍釋之說

炘按延平之學最重涵養其默坐澄心者乃涵養之方其洒然解釋者乃涵養熟後自然之驗朱子已丑以後與張敬夫諸書專主先涵養盡宗延平及程子之說但朱子之涵養重在敬延平之涵養重在靜其旨趣微不同耳

延平行狀。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又云。初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庚辰書云。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極好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益。兼亦是養心之要。朱子庚辰題西林院壁云。巾屨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卻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

死香。是用延平靜坐看未發氣象如何之說。

以上延平於靜中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之說。竊按朱子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其所以未達之故。非後學所敢妄議。然朱子自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後。堅守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以爲後學指南。而楊方庚寅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甚分明。是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或者未達之故。其以是與。茲復輯朱子論延平諸說。以俟參攷。

附錄論延平諸說

羅道夫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疑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葉賀孫錄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

楊若海錄。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何如。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

攝乎。李先生之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說。

陳綱錄。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

又錄。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向釋氏去。

沈僩錄。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
不妨只要討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要討
靜坐以省事則不可

廖德明錄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
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
學者不須如此

又錄荅劉純叟曰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
是一箇敬字好

荅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

荅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脩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陳氏建曰朱子初年荅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

王氏懋竑曰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不得乃自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按用延平與程子之說而以程子爲主非盡守延平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按已丑卽拈出非庚寅也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書按未見其爲甲辰乃明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書按戊申奏事延和殿此書中有稱者入都云云其爲戊申可信亦再言之而楊葉沈陳廖諸錄俱確然可攷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

來之論無及此者

炘按未發之中祇有涵養一法涵養者敬而已矣默坐澄心既未說明敬字曰體認曰求觀皆侵已發畛限此朱子求其旨而不得而有中和舊說之悞也何以言之舊說誤認心皆已發無所爲未發是以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即從延平體認覩求之說也丙戌荅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大氐衡山之學祇就日用處操存省察尤易見功炘按丙戌雖未至潭州而先察識之說從書問中講究已久朱子以爲與延平求觀之說合故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也至於默坐澄心以涵養之者不過涵養此已發之心以爲體認未發之地

耳。丙戌與徽夫書云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後巳丑更定舊說分未發巳發界限定涵養用敬指歸。此楊方庚寅錄。所以有延平言敬字不分明之說也。清瀾陳氏謂後來乃以爲不然。未分析如何不然之故。白田王氏於朱子舊說及更定精蘊。似亦未融會毋通故持論每多轇轕不清之處。或曰。延平亦與釋氏同乎。曰。絶不同。冥心靜坐。禁絶思慮。久則忽然開明者。浮屠氏之學也。默坐澄心。體驗未發氣象。以求所謂中者。延平氏之學也。但不善學者學之。則偏於靜處着力。不若程子涵養用敬之說。萬全無弊。故朱子曰。有些子偏。又曰。終恐做病。豈可與

釋學同日語哉。

書趙師夏延平答問跋後

朱子之於延平。師事者十年之久。平生學術趨向之正。實基於此。雖延平承豫章之緒餘。其持論不免有抗之稍高之弊。其後朱子所造益精。有非延平之所能及者。然其始也屏釋老之出入。識伊洛之準繩。皆延平有以啓之。其功不可沒也。朱子幼稟學於屏山白水籍溪三先生之門。十九歲登第後。自見於道未有所得。二十四歲赴同安主簿任。特先見延平。年譜云。初朱子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二十四見延平。

洞明道要頓悟釋老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朱子亦自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皆紀實之言也乃趙師夏跋延平荅問云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弃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是師夏以癸酉見延平僅修通家子之禮至戊寅復見始以師禮事之何其謬與於是變本加厲王白田懋竑遂自癸酉至庚辰三分輔廣之所錄以當之而以庚辰爲受學之始較師夏之

所跋、而又遲二年矣凡此揣擬之詞、皆不過謂朱子入禪之深久而後悟、爲談異學者張之幟而已按朱子祭延平文云、某也小生、丱角趨拜、請十四歲以前韋齋尚在時也、又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謂自癸酉至壬午凡十年也、觀延平詩亦云、一言資善誘、十載笑徒勞、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又延平行狀云、諸孤以其承事之久、又云某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若如師夏所跋、則師事者僅五年、如白田所考、則師事者僅三年、可得謂之久乎、師夏爲朱子孫壻、此跋作於嘉定甲戌、去朱子之卒僅十四年、而舛謬若此、信乎大誼之乖、不待七十子之盡喪矣、

書存齋記後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朱子二十四歲）朱子官泉州同安主簿許順之名升者從朱子遊二十七年秩滿歸順之復從至閩二十八年戊寅（朱子二十九歲）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其所以名齋之意取孟子存其心一語其所以名存齋之意因順之之長而勗其所有餘幷鍼順之之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順之恬澹靖退無物欲之累（見祭許順之文）於存養用力處有餘（見答許順之書）其學專用心於內蓋有得於孟氏所謂存其心者（見本記）故朱子以存名其齋所謂因其長而勗之以有餘也然順之棲心淡泊好爲高奇新眇之論而少

平易懇實之處。歡聖賢言語。只取其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見文集二十六卷中答順之諸書與釋氏不甚相遠。故記中旣由狀其心之體而又正告之曰。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此所謂鍼其短而藥其所不足也。蓋必有事者。明道以爲居敬之功。伊川以爲集義之要。指雖各異。而意實相承。蓋非居敬無以濬集義之原。非集義無以眇居敬之用。其與棲心淡泊專用心於內者相反。非是不足以救其虛寂之弊。至舍平易懇實而務爲高奇新眇。非預期其效而何。若夫禪宗之養神保眞。全是助長作用。朱子蓋直入順之

之變奧而示之以周行其大言至爲周密而其用心亦良苦矣乃陳淸瀾氏反以此記爲朱子初年之學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不亦誣乎

附荅許順之書

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衆人也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亾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

失之也。

按朱子爲順之作存齋記。以孟子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方。而順之又貽書講明。朱子荅之如此。未戒順之以貪高遠求之過當。正恐其流於異學。語極明顯。乃陳氏謂之與禪陸合。王白田又謂之未離乎舊見。皆所未喻

及門婺源王鴻業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三

當塗夏炘心伯甫

朱子往問張南軒在癸未攷

中和舊說序余蚤從延平李先生遊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有省也一日自悟已發未發云云年譜削之於丁亥往潭州下白田王氏攷人自有生四書朱子自悟性爲未發心爲已發皆在丙戌未往潭州之前其說良是朱子祭張南軒文云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藏莫余開咨莫

余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下始云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褺櫧州.今十五年.文集有誤字今改正.是朱子往從南軒問學.不自潭州始章章明矣.至王氏謂甲申送魏公櫬.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則往從而問焉.蓋指甲申以後言之.則又非也.魏公新棄世.南軒扶櫬歸葬.朱子至豫章往送.此果何時.而於舟中娓娓論學乎.朱張二公皆守禮不越者.斷不若此之疎.至於書牘講論.與所謂往從而問焉者.似不相合.惟語類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

云。鄒氏琢其以此爲朱張二公相見之始。白田疑之。以爲不足據。詳見年譜攷異中。竊嘗反復核之。而知朱子之往問南軒。其在癸未。有三證焉。朱子跋胡五峰詩云。紹興庚辰。余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其戲以兩詩代書。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吾爲是詩以警之。又四年。某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庚辰至癸未。適四年。既曰始見。則前此未見。其證一。延平卒於癸未十月。朱子見敬夫於臨安。係十一月。雖朱子是時未聞延平之訃。然總在延平既歿之後。其證二。又朱子再

察南軒文云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朱子與南軒辨難如論知言論論語解論知覺為仁論觀過等義皆條舉件繫非大節目惟先察識後涵養之旨南軒本之五峯持論最堅己丑之春雖印可朱子夏定中和之說而察識涵養之先後齟齬不合者凡五年至癸亥而後定以癸未計之適十一年其證三然則朱子之往問南軒必在癸未無疑也

附攷呂東萊與朱子相見

乾純諸老與朱子共肩斯道者張宣公而外呂成公而已宣公

所學之粹或過於成公而成公與朱子交情之密宣公亦有所不及也鄒氏琢其謂乙亥伯恭之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東萊交始此凡鄒氏說皆王氏攷異中所引未見全書王白田駁之以朱子正月至都督府倉部公春官福州未見其爲正月

按朱子詒呂東萊書某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朱子命長子受之稟東萊云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重則韋齋早與東萊之父有舊愛予甚篤則朱子之見倉部公實自簿同安時始東萊侍養福州凡三載斷無不與朱子相見鄒氏所攷甚爲有理但必以爲乙亥之正月則近於鑿矣朱子中和舊說序有往問南軒語則始見之年關學

問之大節目不可以不詳攷若朱呂之學術與始相見無涉因論南軒而并及之

朱子中和舊說約壯乙丣丙戌之間攷

中和舊說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雖誤執程子已改之說亦延平觀未發時氣象有以啓之也何則心統性情者也未發之性即心而具已發之情根心而出心一也寂然不動則未發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已發也未發已發雖分性情言之而無非此心也於靜坐時觀未發氣象而求所謂中曰觀曰求非已發乎是與程子凡言心者皆爲已發合以已發之

心觀未發之性卽默坐涵養亦涵養此已發之心於是自斯須以至終身無非擾擾於已發而所謂性者不過流行於此心已發之中故曰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也當日往還諸稿彙爲一編今已盡失而僅存荅張敬夫四書及他書一二及之得以粗尼梗槩其荅書第四篇係丙戌之秋前三書無可攷故曰杜乙邜丙戌之間也

與張欽夫書云（先生自注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

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

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毋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炘按此書皆論心爲已發無所爲未發之心其未發者特其寂然不動之性而已

又書云（先生自注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諸說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

見亦未爲盡善大氐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熟觀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刻停住時耶

炘按此亦前書之意緣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體用具於一

念之間了無間斷隔截故龜山之際字敬夫之先字皆有可疑而程子答蘇氏見聞之理在始得一語亦以爲不痛快也又書云大氐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朧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過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用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決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和之氣略無豪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

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炘按此申言前兩書并答欽夫求仁爲急之意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泛然指天說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可以參攷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豪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

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何如爾。

王氏懋竑曰。書中言范伯崇過建陽。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

炘按前此尚有三書。則俱在乙酉丙戌之間也。

或問朱子中和舊說。與釋道同乎。曰。絶不同。又問既絶不同。朱子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果何謂也曰此朱子極言之謂其與列子之言無異其實言不異而所指者實大異何以明之列子所謂生與形指知覺運動言也生生形形指天地之氣言也朱子未發之性指理言也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與生生未嘗終之言同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與形形未嘗有之言同學者不察則必流入於彼因觀列子遂書以爲戒不可以詞害意遂謂其眞與列子無異也不觀朱子丙戌之答羅參議書乎其書云原來此事

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位其時朱子新悟中和舊說云十分相似者即觀列子之所書也云所爭毫末者謂一理一氣所爭者只此些子耳云此毫末甚占地位者謂此些子之理占地位甚多此地位一失即大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朱子書不易讀須觀其會通始不昧於疑似苟因觀列子數語遂謂中和舊說之同於釋陸又謂答薛士龍書馳心空妙之域即指此類不亦誤乎

坿延平書問二條

問云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曩疑

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毋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

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雖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

又書云元晦以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時存養至見此氣象儘

有地位也。

炘按中和舊說序云。從延平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今延平荅問中。僅存二條皆朱子極力推求。而延平不以爲然者也。錄出以備學者參攷。

又按朱子所問。細繹之。是認太極爲未發。固不差但動而生陽。尙在兩儀未立之先。二氣交感。尙在人物化生之始。謂爲已發。求之不太遠乎。至肫肫其仁三句。乃從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推出至誠之全體。與天合德處無所爲已發未發。學者去此地位尙覺遥遥。以是而求未發。不又太高而無所

湊泊乎此書在辛巳至乙酉丙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專就一已之身求之較前所見可謂親切而有味矣又已丑更定舊說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統性情者心也惟敬而無失乃所以養未發之中而已發者亦易以中節而和自是中和始有定論今六百餘載後鑽研故紙可髣髴效見昔賢進學日新之次弟者約略如此

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受之於胡五峰五峰之說本之於謝上蔡上蔡之說則原於明道而不得其意者也朱子中

和舊說。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與胡五峰同。則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功夫較爲直捷。故丁亥至潭州。與南軒同主此說。茲攷其較然著著於篇。

丁亥八月。朱子往長沙訪張南軒。十一月。偕登南嶽。至櫧州別歸。酬南軒詩二首。其二章云。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王白田云太極謂未發也要眇難名論。謂有豈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浙按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後朱子所謂南軒之學皆於

閙處承當也

戊子與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

自做工夫於日用之間行住坐臥處體察方自有見處然後以

此操存以致其極方爲己物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加

已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今日相與攷證古聖所傳門庭建

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從朱程昔問本

浙按朱子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此最分明前詩獨詳

先察識至於後涵養之意猶未及也

戊子與曾裘夫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漫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置左右也

附張南軒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栻嘗攷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

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為得

炘按四箴之著我則察之即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也與知止之知淺深判然不同比而同之宜朱子不久而即悟其失也

戊子荅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即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戊子與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又云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敘亦須如此看始得并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審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亦無進步處也

炘按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者雖齊頭並進而涵養實為致知之本此書就子重言敬分別以察識為先用敬夫之說也

又按以上所列朱子從南軒先察識之說其可攷見者如此

附攷荅羅參議張敬夫書

乙酉荅羅參議書云書中云端甫兄弟已祥祭延平先生卒於癸未十月則此爲乙酉十月後書也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氐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炘按南軒先察識之說朱子未往衡湘以前書問往來早已論及朱子守延平涵養本原之教久不違中和之旨忽聞此論喜其尤易見功則欲從之志已萌芽於乙酉之冬矣不曰辨察操存而曰操存辨察語尚疑而未決故云非面未易究

也。

丙戌答張敬夫書云。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櫱。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炘按此朱子悟中和之旨。與敬夫第一書也。朱子旣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未發之性。流行於日用之間。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學者卽於良心萌櫱之初。致察而操存之。以復其初。

非用先察識而後涵養之說哉此說也乙酉之冬已有從之之意而尚未決至丙戌則用之以說中和而丁亥至湘湖與敬夫面相質究而遂決然主之其次第可攷如此

朱子荅何叔京書攷

大全集載荅何叔京書三十一首中有數首爲道一編晚年定論所誣通辨既知其非而仍取二首以爲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是以臚而攷之

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已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

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察所取也。第三首

浙按答叔京書。自第一首至四首。皆在丙戌年。此第三首。乃丙戌之秋。書中有農收之人之語。叔京自建陽歸邵武後作此寄之也。朱子自李延平歿。自悟中和之旨。約在乙酉丙戌間。叔京至建陽。朱子必面商其說。而叔京未能無疑。故篇首訊之云。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以下所陳。則皆中和舊說也。與陸學禪學有何關涉。

向來乆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又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恐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十一首

炘按此戊子書也篇末云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諫之不聽蓋指王琪言之其為戊子何疑

朱子丁亥至潭州從張敬夫受胡五峰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專於事物之至。心之發現時。爲下手功夫。推服敬夫之見。卓然不可及。見於酬張敬夫詩。及與程允夫書。皆然。不獨此書也。雖其論未久卽改。要與釋陸之學。判若天淵。何得比而同之。

前書云。第六首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居敬之謂也。故孟子或問云。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所以異也。前書不分別孟子之本意。而專主程子之說。故云。卻儘

有病也。

其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前日自誰誰人之辠不可勝贖也。十三首

炘按季譜乾道四年夏四月。崇安饑此書篇首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又云及今早稻已熟。則爲戊子秋後之書。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卽縣中委以振糶之役也。如鳶飛魚躍謂因事省發。活潑潑地。不爲事所困也。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者謂明道之言不我欺也斯時叔京爲上杭丞數行縣事不爲守所悅與朱子書有志不獲伸之語朱子細詢來使始盡知曲折故旣自道其不爲事困之實而亦因以箴之明道以爲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與鳶飛魚躍之意同者孟子或問中曾細言其旨并以或者謂此語原於禪學則誤也而孰意後之人又以朱子此書爲早同於陸也嗚呼其亦攷之未詳矣

又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仍是中和舊說也有下工夫處謂因事省發即所云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本書

中語從敬夫先察識之說也、自誑誑人、指乙酉丙戌以前未達中和之旨言之、凡朱子自謙之語、如此類者不可勝數、而或以爲朱子晚年悔過、不亦誣乎、朱子此時、纔三十九歲耳、

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儒所釋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已發未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用、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第四首丙戌

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其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

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十一首戊子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十三首戊子

炘按以上數書皆對箴叔京之病而言之也朱子之學實自致知格物入手而格致莫大乎讀書章句訓詁通經之蹊徑

也前言往行畜德之圭臬也書冊言語造道之津梁也朱子與叔京定交在丙戌之春夏朱子年三十七歲其於經訓語錄諸史百家罔不講習討論融會貫通其著述成帙者已偉然成大觀矣與金谿之學何啻天淵乃獨以多聞博觀諄諄爲叔京戒者蓋對箴叔京言之非通訓也叔京日誦千餘言貫穿經史博攷旁資見知縣何叔京墓誌第九篇書中有云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蓋其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決知是病矣又第十三篇書云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納然博觀草

草徒費心目之力不如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據此則叔京平生之爲學其大槩可知聖賢教人必因其材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不敢乎此而謂爲晚年之論者固誣卽知爲四十以前之書而又謂其早同於陸豈篤論哉

及門婺源董家麟校字